

# 反對派區選結果已埋下分裂因子

龔信之 資深評論員

區選結果公佈之後，反對派喜形於色，紛紛視之為一場勝利，甚至連區議會議席下跌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也對結果表示「滿意」云云。然而，反對派有何「勝利」可言呢？論得票增長，遠低於建制派；18個區議會全在建制派主導之下；多名反對派明星級議員被建制派年輕小將「挑下馬」；建制派在區議會的優勢並未有動搖。反對派所謂的「勝利」，不過是一班「喬裝打扮」的「傘兵」，依靠「突襲」取得幾個議席而已，真的動得了大局？相反，這次區選已經埋下了反對派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分裂因子：一是區選結果刺激了「傘兵」胃口，他們不會再聽反對派的指令，勢將壓縮反對派的空間；二是由於何俊仁、馮檢基落馬，反對派在明年出選「超級區議會」缺乏大將壓陣，必將引發大批第二梯隊爭奪；三是反對派大佬落馬，而他們又不甘退場，必將激發黨內的矛盾，爆發嚴重內訌。區選結果帶給反對派將會是一個混亂的局面，真的不知道他們高興什麼！

## 區選推高反對派「內鬥」高潮

這次區選結果固然有令人出乎意料之處，但整體仍算平穩，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勢力並未打破，真正的變化其實出於反對派內部：「傘兵」分走了反對派相當一部分的票源。在一些「焦點戰區」，青年「首投族」大力支持「傘兵」，但對於何俊仁、馮檢基的「告急」求救卻不理會，這說明反對派的政治生態正在改變，而民主黨多名第二梯隊紛紛落馬，明星議員的落敗數量遠多於民建聯。然而，反對派卻要自欺

欺人，老是強調鍾樹根、葛珮帆的落敗，以為這就代表反對派取得勝利。不論怎樣計算，都是反對派失利更多，而所失的議席更加具有戰略意義，為什麼反對派竟然不作反省，還將失敗當作勝利？

其實，這次區選結果已經埋下了反對派分裂、內鬥的因子。首先，「傘兵」的胃口和野心已經被大大刺激，他們以為自己是「明日之星」，有廣泛支持，所以絕不會甘心只保着幾個區議會議席。「青年新政」日前已表示會參選明年的新界東補選，並且要與公民黨「協調」云云。所謂「協調」不過是要公民黨讓

路，但公民黨豈會甘心就範？同時，「傘兵」必定會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多路出擊，五區隨時都會派人出選，尤其是激進派的票倉新界東，這樣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就該着急了，梁國雄、范國威同樣要謀劃自身出路。而「傘兵」參與「超選」也不是沒可能，只要他們找到「水喉」，有人有財，又怎會理會反對派的協調機制？屆時，不知有多少反對派現任議員會成為「傘兵」的犧牲品了，這將加劇雙方的對立和矛盾。

## 「超級區議員」引「群雄混戰」

反對派三名「超級區議員」中，有兩人已失去議席，即是說反對派本來保險的出選部署被全部打亂。固然，民主黨很可能照出兩隊，而民協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不過是領軍者要換人而已。例如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擺開馬車馬想參選，但他只是區區一個區議員，競逐資歷未必受到黨內認可。其他民主黨年輕一代也會有想法，都想趁這個難得機會「上位」，又怎會禮讓？至於民協有可能改派副主席譚國僑出戰「超級區議員」，只要民協能夠向民主黨等借幾個議席就可以提名，但問題是譚國僑自己能力、聲望都不足，沒有壓場的能力，而民協新生命秘書長楊振宇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民協又如何擺平？至於其他反對派，如「新民主同盟」的范國

威、公民黨等都未嘗沒有染指「超級區議員」的野心，由於上屆的平衡在今屆區選被打破，反對派的部署也必定會發生變化。

還要看到的是，這次區選結果將影響反對派各政黨的內部爭位。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勝出，劉慧卿既喜議席增長，但同時又怕林卓廷要「逼宮」取代其黨主席的寶座。民協馮檢基落敗，隨即表示不會退出議會，換言之其肯定會循九龍西出選，但這次重返區議會的譚國僑若真的冒險出選「超級區議員」，恐怕他不會「讓路」予馮檢基。馮檢基早前揚言不會再選九龍西，如果出爾反爾如何對黨員交代，又如何紓解第二梯隊的不滿？這都是馮檢基需要面對的考題。當然他絕不會甘於放棄議席，民協之後肯定會好戲連場。而公民黨陳家洛最終沒有創造奇蹟，在海怡大敗而回。梁家傑「愛將」譚文豪同樣在麗港城大敗，證明其實力只屬「有限公司」。陳家洛在短期內就會要求公民黨領導層讓讓「空降」九龍東，以譚文豪「敗軍之將」將很難阻止，但始終意難平，公民黨九龍東權腳是否全力為陳家洛輔選，令人質疑。

所以，反對派對這次區選根本沒有值得高興的理由，贏家只是「傘兵」，不是民主黨、民協，而區選結果更會激化反對派的內鬥，彼此為爭奪出選權爾虞我詐。如果這也算是勝利，實在令人無語。

# 「傘兵」是棋子 挑戰莫輕視

陳財喜博士 中西區區議員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選情是歷年來最激烈的一次，從47%的投票率可以看到市民對區議會的工作及自己所屬的社區愈來愈重視。

是屆區議會選舉一大特色是冒出了很多所謂的「傘兵」組織所派出的候選人，平均年齡在26歲左右。他們以為可以如2003年區議會選舉一般，乘機博取「上位」機會，結果只有8位「傘兵」候選人可以進入區議會。從數字上看，「傘兵」的競選伎倆未必得到主流選民的支持。

與2003年比較，這些「傘兵」組織，雖然表面分散，其實很有組織力及資源，並不是烏合之眾。審視他們的助選團和文宣手法，乃至競選策略等，均顯示其背後有「高手」操盤指點，也可以說這些「傘兵」只是棋子而已。大部分「傘兵」此次並不過分宣揚「佔中」理念，甚至與之進行切割，不主打政治牌，拿出的政綱往往集中在民生事務，比如要趕走老鼠、鋪好地磚等，把自己打扮成「民生戰士」。另外，「傘兵」還以年輕作為賣點，說要趕走「老人政治」云云。他們的口號叫得漂亮，但卻缺乏地區服務經驗，未來的實際工作表現如何，實在需要「聽其言，觀其行」。

從積極意義來看，「傘兵」參選，可以作為檢視現任區議員地區工作成果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如果現任區議員盡力、貼心服務，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反之，如果市民認為當區區議員不努力、不作為的話，就有「墮馬」危機。

社區服務是檢視區議員工作成效的最重要標準之一。未來四年，期望志同道合的地區朋友，大家努力為社區、為香港，多走幾步、多流汗水。我們深信，這些努力不會白費的。

早前，內地報章評論以《香港「八達通式」危機驚醒了誰？》為題，指出香港的八達通電子支付系統雖然曾經領先全球，但礙於發展十多年來沒有太大的轉變，如今已給內地的支付寶迎頭趕上。事實上，對於這種論調，筆者不敢苟同。如果在使用層面上作出比較，香港不論男女老少都擁有一張八達通，在社會上相當普及，而內地的支付寶系統就只限於城市中懂得運用智能手機的群體，更何況該系統又局限於流動網絡覆蓋範圍。不過，話說回來，雖則香港八達通不至於被冠以「落後」這個罪名，但其整體的科研環境還是令人憂慮。

多年以前，特區政府提出「數碼21」計劃，並每隔一段時間提出更新，目的是為了推動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政策。如果再看前一點，我們還會記得於1980年代，香港企業推出EPS系統，將銀行卡和電子消費聯合起來，使大部分人「一卡在手」就能夠即時實現無現金的結算，當年更是成為全球多個城市爭相仿效的技術。及至1990年代，再有PPS的電話付費功能推出，然後就是八達通的出現。由此可見，當年香港在科技應用上，至少在電子交易方面，是名列前茅。不過，內地近幾年來的電子科技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從網購的發展，加之物流業配合，再到今天一系列「微」產品的出現，打造出一個結構生產的模式，為內地許多城市的居民生活，帶來實實在在前所未有的方便。在這種潮流下，內地也不再戴着玫瑰色眼鏡觀看香港，使得「東方之珠」有點「斯人獨憔悴」的危機。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凝聚出爭勝的決心和精神。中國內地不僅擁有龐大的「人口紅利」，在人才的數目上也佔有絕對優勢。這種爆炸性的發展，可說是毫無懸念。內地的發展不僅追上了香港，還趕過了台灣、日本，甚至相比近年積極發展高科技的韓國及新加坡也毫不遜色。面對內地的急速崛起，東亞周邊城市沒有過分沉溺於過去的光輝，傷感於「吾道衰也」，反而將中國崛起視為新世代的機遇，利用協作網絡關係將經濟做好。同樣地，香港的出路，也可算是相當明顯，要麼就是發展出自己有獨有的科技系統，但一來成本高昂，二來時間需時；要麼就是對內地科研成果加以利用，再尋求和開拓相互合作的機遇。

今天內地的支付寶事業發展得風生水起，香港不妨多向其學習，提升自行研發的能力，或者考慮技術引入的可能性；理順相關法例及問題，邀請相關企業進駐香港，達至雙贏。正如現時香港的港鐵公司管理技術是全球聞名，其他城市也會邀請有潛力的企業前往當地投資開發及管理，而不是互相排斥，傷害彼此城市間的感情和關係。

風物長宜放眼量，我們相信香港不會因為近年來的紛亂而一蹶不振。香港擁有獨特的文化和優勢，只要和內地的發展加以配合，走出「零和」搏弈的思維定勢，本港的出路還是多元和康莊明朗的。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 不容「港獨」妖孽陳雲興風作浪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言論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根本。但若利用「言論自由」去製造社會混亂，那「言論自由」就不再是「言論」而是反社會的武器。正如某些地區的人民可以擁有槍械，但若用槍去殺人，那他們用槍的自由也就需要受到限制。同樣，陳雲等「港獨」妖孽要利用言論自由禍害香港，他們的自由同樣要受到限制。今日香港亂象頻生，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若我們還不採取行動，難道要等到「顏色革命」發生，無知青年受牽連，香港社會經濟崩潰時才着急嗎？

「中共超限戰勝利之後，香港本土人將會被當作戰俘一般的對待……」以上網帖文，言辭惡毒，粗鄙下流，遠超過一般市井無賴的用語。令人難以想像的，這竟然出自一位大學教授之口。嶺大校長鄭國漢今年3月向該校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根發出警告信，指自己從畢業生及公眾收到有關陳雲言論的投訴，認為他的部分言行「與學者身份相悖」，已超越言論自由底線，違背大學教授基本操守，嚴重影響嶺大校譽，所以敦促陳雲多加注意，慎言慎行，回歸教學及學術研究，否則後果自負。

鄭國漢給陳雲發警告信，可見已忍無可忍，但陳雲不知悔過，反而於今年11月區選期間，借激進組織「熱狗」之力趁勢「搞大件事」，宣稱自己「被迫害」，言論自由遭「打壓」。並向鄭國漢遞交「聯署譴責信」，要求鄭國漢收回警告信，及就事件侵犯學術及言論自由向陳雲道歉。

此事實令經人感歎，堂堂一間香港的大學，不能正正經經地傳道授業解惑，任由這些披着知識分子外衣的文化流氓為所欲為，不但莫奈其何，就連稍作勸喻也被視作侵犯學術及言論自由，長此以往，香港豈不成了三不管的罪惡之城？香港的大學豈不成了藏污納垢之地？

## 「國師」妖言惑眾荼毒青年

首先，我們不妨看看陳雲的學術販賣的是什麼貨色。陳雲，臭名昭著的「港獨」妖孽，他一手成立「香港復興會」、「大城邦有限公司」及「本土新聞」，同時與海外註冊的「香港獨立黨」聯動，吸取「政治獻金」，意圖在香港擴張「港獨」運動。陳雲曾舉辦名為「復興生活的力量」的講座，表面上是一個輕鬆生活講座，但其實滲入「港獨」的「植入式廣告」，不斷鼓動信眾「反政府就是自主」，稱香港現在是「共產黨的殖民地」，正處於「戰爭狀態」，而要「推翻港共政權」、建立「香港城邦國」，就要先從改變自身習慣做起。他不但在「佔中」期間大膽聲稱要「血洗」旺角「佔領區」，最近更被揭出傳播「港獨」理論，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繼「建國班」、「功夫班」後，日前又舉辦名為「戀愛講座」及「復興生活的力量」的活動，渲染「野外交合」，誹淫誹盜，內容露骨令人作嘔。就是這樣一個邏輯混亂，信口開河，完全活在自我幻想的空間，將現實當成是電腦遊戲，近似精神錯亂的妖孽，卻被其信徒奉為「國師」，如果當局不予以正視，對無知青年的禍害將難以估計。

一言以蔽之，陳雲的學術，其實就是「港獨



梁立人

淫邪」，陳雲的言論，已超越了言論自由的底線，這樣的人，就算不將其強押至精神病院診治，也應該由警方警誡，飭令他謹言慎行，免得遺毒社會，禍害青年。現在不但任由他披着學者的外衣繼續播毒，還有人要為他出頭討公道，到底天理何在，天道何存？

## 濫用言論自由禍害香港

很多人以為，香港是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但任何事情都有一條底線，言論自由也只能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發揮，在香港宣揚「港獨」，已逾越了基本法的規定，侵犯了國家主權，影響了社會穩定。香港所行的是「一國兩制」，「港獨」言論很明顯是要分裂國家，若「一國」不存，「兩制」何在？若容忍這種行為，那今日反國歌，明日嘔國歌，國家的尊嚴何在？香港的前途何在？七百萬安身立命的基本何在？若對這種行為熟視無睹，那等於有法不依，更是無視國家安全，損害了七百萬人的利益！

台灣歌手黃安有感台灣的亂狀說：「台灣現在壞人太囂張，好人大窩囊」，其實香港的情況比台灣更甚，香港是「壞人太囂張，政客太窩囊，警察太善良，政府太無奈」，長此以往，受害的仍是七百多萬的善良百姓。普世價值的高調可以唱，但無須唱到連祖宗也忘了，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我們不但要安居樂業，還需要一個可以遮風擋雨，保有我們的尊嚴和足以自豪的強大國家。

# 世界看中國亟需新思維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新常態的經濟下行趨勢，世界對華充滿焦慮。6月份以來的中國股災和8月份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市場化調整，連美聯儲都不得不再次推遲加息。這種焦慮不安在各大機構和輿論間傳染蔓延。

在中國看來，新常態屬於主動為之的結構調整，是系統化的去病改革。因而，在調結構和穩增長的辯證關係中，中國決策者一直是雙向並行，但更看重於調結構。即使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為6.9%，政策面給出的答案也是從來沒有說一定要達到7%的經濟增長目標。在「十三五」規劃中，中國又設定了經濟增長6.5%的「測算依據」（並非底線指標）。可見，中國現在和未來的經濟發展，開始從行政命令式的追求定量「硬指標」，轉向以市場導向為依據的求質「軟指標」。

## 新常態的結構調整是去病改革

即使以「量」評價，6%以上的經濟增長在全球範圍內也屬於中高速區間。對全球市場，無論是發達經濟體抑或新興市場，依賴中國粗放式的「吞吐」消化全球需求和中國作為低端產業鏈來提振全球經濟，顯然不可能也不可持續了。對中國市場的焦慮也好，對中國的未來悲觀也罷，世界看中國亟需新思維。

大宗商品價格依然低迷，全球貿易仍然缺乏活力。全球範圍的貨幣戰雖然沒有打起來，但是美國量化寬鬆（QE）的大戲已謝幕，全世界焦灼地等待着美聯儲加息。日本和歐洲的量化寬鬆還在繼續，新興市場也只能從貨幣政策上來適應後危

機時代的變局。全球貨幣低調但互相貶值的大趨勢，在利己主義的邏輯下，使得全球貿易缺乏生氣。主導全球貿易的多邊框架世貿組織（WTO）也失去了領導力，多哈回合談判變成了看不到希望的馬拉松。區域自貿協定談判的交叉和融合成為後危機時代的經貿一體化主題，但須防止出現以地緣經濟服務地緣政治的傾向。

中國新常態要求世界摒棄依賴中國的慣性，並非市場困境和轉型壓力下的自利，而是希望全球汲取這一危機周期的教訓，即通過傳統秩序的更新和新秩序的融合，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迎來新的全球經濟增長周期。

中國做了很多努力，但全球市場的思維並未跟上。以8月份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調整為例，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經濟體，擔憂中國以貨幣貶值的方式促進出口，從而建議中國要發揮內需市場的活力。這顯然是杞人憂天。作為多年的順差大國，中國並不需要貶值刺激下的出口，更不會追求讓中國成為負擔的貿易順差。和節制低收益高風險的投資一樣，中國亟需的是創新驅動下的高附加值的出口，更急缺的是服務貿易的順差。

激活內需市場，中國比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急切。在中國一攬子深化改革的內政舉措下，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三大戰略催化下，「一個大幅度增加創新驅動和消費拉動力的可持續增長新模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語）正在形成：服務業已佔到中國GDP的一半，實現對製造業的反超且升勢不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

## 中國消費力驚人 無須為經濟增長悲觀

重要的是，這並不包括富起來的中國人為全球市場作出的貢獻。據統計，中國出境遊人數和購買力已連續3年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國內地公民出境旅遊達1.09億人次，海外支出同比增长28%達到1,648億美元。預計2015年中國內地公民出境旅遊達1.2億人次，消費支出將高達1,940億美元，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雖然是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大國，卻是服務貿易逆差國。2014年的境外遊消費支出，和當年的服務貿易逆差相當。

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僅阿里天貓銷售額就將近千億元人民幣。正如美國《巴倫周刊》所言，今年「雙十一」銷售額超過歐洲國家斯洛伐克去年一年的GDP總量。德國股東網更直言，中國一天的銷售額是一些西方網購商一年的業績，而且這一結論是以90億美元計算的。

看到中國極具潛力的消費力，恐怕不會再為中國降下來的經濟增長率而悲觀。更何況，中國主導的亞投行（AIIB）已經成為比肩世行（WBG）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一帶一路」戰略正從亞非窮國延伸至歐洲富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充滿新期待，在即將來臨的IMF會議上，人民幣「入籃」特別提款權（SDR）幾成定局。

緊盯中國新常態的經濟增長，全球市場收穫的是焦慮和沮喪。換一下思維，看看中國調結構的成果，中國帶給世界的是信心。如何看中國，世界要換個思維。